



邂逅《陕西交通报》，是在十几年前一个冬日的午后。

2007年2月，我背上简单的行囊，到西禹分公司阎良管理所去报道，走进那座小小的岗亭，与那乌黑沉稳的路面朝夕为伴，我成了一名陕西交通人。

到岗伊始，因着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，从语言习惯到工作方式，或多或少的，我都和其他同事有些“格格不入”。因着性格内向，不善与人交流，所以，工作上最开始进展也不是很顺利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心境老是灰蒙蒙的，就像山间蒸腾的云雾。加之背井离乡异地求职，一丝孤独感便如影随形，始终缭绕心头。

源自于孤独，我喜欢上了阅读。单位一楼有个阅览室，在那段徘徊的日子里，我把自己沉浸在文字的世界中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遇到了《陕西交通报》，在那厚厚的一摞报纸里，我寻得了行业价值认同，看到了工作的终极意义。在对报纸的阅读里，那些文字化为暖流，消弭了我心理上的落差，慰藉了我焦躁的内心，形成了我生命中一段美丽的相遇。

结缘《陕西交通报》，是在以后始终相伴的日子里。

邮递员每隔几天就会送来新发行的报纸，而几年下来，我已经习惯了邮差老陈从电动车上下来后随之而来的那声“领报啦”。在那近于吆喝的音调

结缘《陕西交通报》

■ 彭睿昕

予了发表。看着那一行行变成铅字的文章，我的内心澎湃激荡，着实激动了许久。

木讷内向的我就这样找到了感情的出口。以文字为载体，一种“挚友难得，向善而交”的感受在心中越来越强烈，那种独属于文字细腻而深刻的生命体验被《陕西交通报》激活开来，他为我打开了一扇心门，点亮了一盏心灯。

从此，《陕西交通报》便入了我的生命。

我向他分享着我的经历，置身街坊酒肆，共同去体味一座城市；我向他诉说着我的幽思，走进历史遗存，去探寻一段尘封的往事。我书写着我的故乡，在《诗经》的句子里想念那座小城；我记录下我的感悟，在反思与追忆里关照生命的历程……十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，我由青涩转成熟，由单纯变得丰富，在一篇篇文字由电子文档到铅字发表的交互里，《陕西交通报》记录了我的落寞，见证了 my 的飞扬。在无言而长久的陪伴里，《陕西交通报》和我一起行稳致远，与我同向趋于圆融。

如果说被激活的文字让我有了更为强劲的内生的动力，那么，阅读《陕西交通报》，与其他文字，其他作者遥相相交便让我有了更为宽阔的视野，体味到了生命历程中不同于其他的更为深远的幸福。

读《幸福在路上》，我品味到了蒲力民三年知青经历中那段由于“路不通、路不畅”而“吃尽了苦头”的艰涩；读《你让我荡气回肠》，我听到了陈忠实 在《华夏龙脉》雕塑前对“富于创造性”的“无坚不摧”的交通人由衷的赞叹……我看到了在春光明媚中郝娟子不遗余力地绽放，“把自己成长为一颗开花的树”；也品味到了在故乡“浓浓春的气息”中宁颖芳把诗和入米酒，用“遥遥的家的温暖”“把我们灌醉”……结缘《陕西交通报》，我看到了行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，藉由文字，感受到了满满的诗意，看到了交通人的远方，触摸到了生命最为真实、最为强烈的律动。

有人说：最能磨灭一个人精神的，莫过于在平淡的工作与生活中逐渐丧失了对于美好的感受。结缘《陕西交通报》，我看到了陕西交通人那朴实的底色，更在一篇篇文字的交汇里，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美好而有趣的灵魂：他们就像洒落大地的星辰一般闪烁在三秦大地的各个地方，同我一样，正在平淡中奔赴美好，奔向心中那灿若星河的美好希望。

三十而立，风华正茂。三十荣光，伴我成长。感谢《陕西交通报》这么多 年来的陪伴。羁旅长堪醉，文字有温暖。祝福《陕西交通报》越办越好！

（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）



岁月留痕

捉知了

■ 任媛媛

耳边不时传来知了的阵阵叫声，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太过聒噪，我却觉得无蝉鸣不夏日。回忆童年往事恍如昨日，点点滴滴，历历在目，童趣如泉般涌上心头，捉知了成为一个难忘的童趣留在了我的记忆里，这聒噪的知了曾让我感受到了别样的快乐。

最让人欲罢不能的当然 要数捉知了的幼虫——知了猴。知了猴味美胜蟹，似鸡非鸡，最是让人垂涎欲滴，傍晚时分，知了猴会从洞里钻出来，爬上树完成蜕变好繁衍下一代。我们这一帮熊孩子，三五成群去捉知了猴。一个盛了半桶水的小桶，一把手电外加一双手就是我们捉知了猴的全部家当。我们先围着树下那圆圆的小洞掏——知了猴的洞圆圆，浅浅的，顺着洞口往下望，你会看见它黑黑的眼睛和鼻孔。这时，只要拿上一根小棍往洞里一塞，知了猴立马伸出钳子牢牢夹住小棍，轻轻一提，它便被我们收归囊中。这样易得的机会也不是很多，大多数知了猴的洞已是蝉去洞空，我们不气馁，自有将它们收归囊中的方法。

须知，刚从洞里出来的知了猴爬树是爬不了多高的，只爬到了树腰，这个高度对我们这些小屁孩刚刚好。我们用手电一棵树一棵树的寻觅，幸运时，一棵树会有两三个。常常是一个晚上下来，我们的小桶里泡了大半桶，看着它们乌泱泱一片，你推我挤，你钳我夹想往外溜的样子，还真是可爱。回到家，将它们淘洗干净，为防止蜕变，将它们泡在洒了盐的水里，第二天，餐桌上那一盘又黄又亮、又香又脆的油炸知了猴成了最吸引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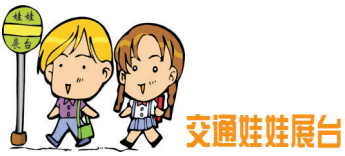
的美味。

漏网之鱼的知了猴第二天蜕壳后变成了知了，趴在枝头，像炫耀又似比赛一样用它那悠扬的鸣叫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。这小东西再也不像做知了猴时木木的、呆呆的样子，只要你稍稍靠近，它便嗖的一声没了踪迹。但我们自有对付它的办法——一个细竹竿，顶端固定一个椭圆形的铁丝圈，再在铁丝圈上缝上一圈废布头，一个捕蝉神器就此诞生。在一些树林密集的林子里，我们顺着知了的叫声找寻“猎物”。当我们蹑手蹑脚地把“神器”靠近知了，它们马上机敏地飞起来，这一飞不要紧，正好掉进“陷阱”里，乖乖成了我们的俘虏，这样的黑知了，我们是不吃的，要么拿回家喂狗，要么自己把玩。而我，终是不忍心伤害它们，玩一会，看着它们扑扇着轻盈的蝉翼在一片鸣叫声中渐飞渐远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还热衷于找寻“蝉蜕”，也就是知了猴的外衣，它是一味很好的中药，有专门的商贩在这个时节走街串巷来收“蝉蜕”。我们也一改往日爱睡懒觉的习惯，天刚蒙蒙亮就钻进树林，争先恐后地寻找“知了壳”，也不管沾了一身露水，或是撞上那带露水的蜘蛛网。待寻满一定数量，我们就会在村子里拦住“蝉蜕”商，在期盼的目光中看着他称重，然后给我们一些花花绿绿的毛票。所得虽然不多，但依然是欢呼雀跃的。

童年时光似潺潺流水，一去不复返，而捉知了的童趣也留在了记忆深处，回忆起来，觉得格外璀璨、甜美、令人深深依恋……

（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）



梦里桂香

■ 史诗涵（七年级）

朦胧中，又是农历八月，校园里该金桂飘香了吧？怡人的花香是闻不到了，不是因为今年花晚开了，而是花开之时我未曾见了。

走在小路上，看着那五颜六色的花，眼前便浮现出一幅又一幅难忘的瞬间，就如照片一样，印在脑海中。抬头望去，是一片蔚蓝的天，眼湿润了，泪涌上了，却流不下来，可能是因为思太深了，牵绊在校园里，香味又向我袭来。是花香，若不是桂花，那又是什么呢？一想到桂花，鼻头一酸，泪奔出来，咸咸的、苦苦的，正是我这时的心情。

心在海中徜徉，情在心中徘徊，思在念中彷徨……桂是一种美好而又低调的植物，有时气味过于甜腻，有时令人心旷神怡。一抹淡淡的黄晕，寄托着我浓浓的怀念，勾起美好的回忆，满是校园经历的点点滴滴。抬头看，发现天很蓝，需要细品；水很清，需要保护；草很绿，需要陪伴；心很静，需要呵护……这桂真香啊，饱含着回忆和怀念！

桂总在秋季开学时绽放，依稀记得一年级入学时，我踏着桂香，懵懵懂懂走进校园；二年级，闻着桂香，三三两两笑着、闹着冲入校园；三、四年级，迎着桂香，快乐地奔入校园；五年级，理解了桂的寓意，念着桂香，听着鸟鸣自信地跨入校园；六年级了，抚过校园的一草一木，思着桂香，恋恋不舍地噙着泪花、含着泪水，告别母校……

或许时光不断影响着记忆，会淡忘、会铭记；有难忘、有伤痛。比如在林间、小路、海边、沙滩，或许我们去过，或许未曾离开，但心总在梦中飞翔，梦总写着诗和远方。

醒来，枕边幽幽的桂花香，又勾出我的泪来。

（小作者系陕西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公司职工子弟）



诗意人生

（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管理局机械站）

而我必须是一株挺立的红枫，用秋的渲染把坎坷抚平，让心底的光永恒。

若时光爱戴，请让我在秋雨里发呆，看窗外那一片云海。

秋的思念（外一首）

文 / 李锦

秋光不停歇的脚步，带你把春夏的美景收藏，秋日的思绪，却丝丝缕缕，如雨累积，追忆，是一曲没有激情的歌，摇曳在河边的花海里，而你却与沉醉擦肩而过，陷入淤滩的征程里。

秋日，宁静的夜晚，思绪飞扬，我想放下行囊，清理负累，换上行装，用一场雨的奔跑，去唤醒花从里的笑。

载满了沉甸甸的思念和远方，那些不经意的回眸，是时光里的遥望，把你的影子嵌入拙劣的诗行。

秋雨

秋大，一场淋漓的雨，是千万颗心底深处的泪滴，我不得不承认，窗外的明艳正离我远去，我已回不到20年前的自己。



图 / 向晖

生活笔记

十多年前，父亲从教师岗位退休回到村里，母亲也因年纪大辞去了村里的保洁员，他们两人和几个闲赋老人，一来二去衍生出一个小小的秦腔自乐班。

也许是机缘巧合，也许是张家村秦腔文化氛围浓厚，一招呼，竟有近十几位秦腔戏迷，三、四个能伴奏的班底。短短三、五个月，简易的秦腔自乐班里，各种行当齐全，板胡、二胡、甚至柳琴都有人能弹奏，且技艺日趋熟练；有的老人是年轻时爱好，后来养家糊口抛在一边，现在重拿出旧家伙什，上手忒快；有的人有音乐细胞，习练时间虽不长，但也能凑合搭班子；更让人吃惊的是，几个演唱者认真哼练，可唱《周仁回府》折子戏；班子里还有个年轻小伙，白天是送水工，晚上来敲锣，还会打板。他右手食、拇指捏住一根筷子粗细的木棍，有节奏地敲击小铜锣，富有腔调还自带节奏感：将小木棍往头上一举，乐手们便挺起腰身端坐，弓弦张开；小木棍一敲，“铿铿、锵锵”地开始演奏。

也许是性格与年龄的原因，我不喜欢慢腾腾的秦腔唱腔，虽然看过几眼戏词，但仍然是音乐盲，对自乐班只能大概理解，所谓自乐，即

自己给自己找乐子。

父母亲和老人们却乐此不疲。不仅约定每周一、四晚上去大队部活动，还凑份子添置了戏服。他们动用社会关系，申请村镇和文化部门赞助了一套上万元的音响设备，以及一面牛皮大鼓和十几面铜钹儿。小小自乐班里又自带了锣鼓队、秧歌队、广场舞，活动精彩纷呈，每晚排练时，经常吸引附近二、三十名村民前来观看。

特别农历春节前后，自乐班白天挨家挨户敲锣打鼓送热闹，爱好的主人封不封红包无所谓，就图个过年气氛；晚上，自乐班在大队部会议室举办文艺汇演，连年轻人都放下麻将不打了，酒也不喝了，荤段子不讲了，赶来听听说，跳跳舞，抡起鼓槌，敲几下锣鼓，村里风气好转许多。让人不由得感叹，个人喜好的自乐班，变成了大伙儿的爱好事，还有教化的高级功能，自动挤压了“低俗”的空间。看来，快乐也能传递。

原以为，这样就蛮好，人年纪大了，有个自娱自乐且健康的晚年生活。不承想，更精彩

自到前去助阵演出。一般演出时长一个半小时左右。台上穿衣挂服，举手投足，有板有眼，唱到高潮处，能听见台下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。开始，自乐班仅在张家村各小组出演，主人送包烟，管顿饭，渲染个过事的气氛，慢慢地，自乐班小有名气，周边十里八乡的村民，过事都要来邀请。条件好些的主人家，发个最大的微信红包，为吉利图个喜庆。这让自乐班的班头来了劲，顺势将自乐班重新组建成高陵县秦腔协会，拢共了几十位骨干成员，发展会员近百人，成了些气候，文化行业变成了农村产业，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。

更没有想到的是，今年区上举办“献礼二十大·秦之声”群众秦腔大赛。大伙儿一听，踊跃报名参加，精心排练节目，上台表演一路过关斩将。初赛+决赛，台下观众还进行手机线上投票，评选自己心中的“唱将名角”。一时间，流火的七月，县城大小广场上，秦腔声盖过了流行歌曲，公园街角总能听见二胡声，竟掀起了一股秦腔热潮。

秦腔，在关中白菜心的高陵，本就是起根发苗的大本营，也无疑是群众最喜欢的戏目，没有之一。大赛台上，冒出了许多秦腔少儿新

■ 高涛

村里的自乐班

秀，这让台下的戏迷们心中暗自高兴——秦腔后继有人！

而捧回大奖的几位名角，带领着后来参加协会的爱好者，认真练习，从不懈怠也无骄傲。他们练习得很投入，从声腔到姿势，从气息到节奏，毫不马虎，也从无缺席。看得出，每个人都是从骨子里热爱秦腔的。

父亲在乐队里拉二胡，母亲的拿手戏是《周仁回府》。两人在秦腔表演和演奏上，延续了一辈子好为人师的职业习惯，经常与大伙儿探讨节奏、旋律如何合拍，动作怎样优美。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小问题，还专门跑到“老年大学”请教。偶尔也会结伴去西安易俗社学习充电，自掏腰包为协会维修设备，遇到点互怨的人和不太愉快的事，他们总是哈哈一笑，淡然处之。时间长了，人品自高。村里的红白喜事，两人身兼数职，一会儿当账房先生，一会儿客串司仪主持，一会儿台上演唱伴奏，台前幕后，虽然忙碌，却秩序井然且快乐有为。

自乐班在农村自娱自乐，秦腔在农村生根发芽，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而老年人的生活有乐有为，要我说，这也是再好不过的事。